



The Hot
Air

著 容光

实力作家
容光

跨越高山低谷的
深情之作

今生 有热风

程亦川年少轻狂、树敌无数，
却不想遇到宋诗意。

她直截了当地走进他的人生里，
替他解围、为他出头。



出版社
NATURE AND

我有
满腔热血，

足以
融你一川冰霜。

今生 有热风

著 容
光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今生有热风 / 容光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5
ISBN 978-7-5594-3534-7

I. ①今… II. ①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62588 号

今生有热风

容光 著

责任编辑 张倩 王青

特约编辑 朵爷 夏沅

装帧设计 苏茶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

字 数 233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,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94-3534-7

定 价 38.00 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C

001 / Chapter 01
少年热血

O

016 / Chapter 02
漫漫来路

N

031 / Chapter 03
狭路相逢

T

049 / Chapter 04
光芒初绽

E

069 / Chapter 05
冰雪童话

N

084 / Chapter 06
圆满缺憾

T

099 / Chapter 07
暗里动心

S

117 / Chapter 08
热心市民

136 / Chapter 09
大梦一场



目录

C
O
N
T
E
N
T
S

- 157 / Chapter 10
风雪一程
- 176 / Chapter 11
醉后意浓
- 199 / Chapter 12
万千星辉
- 216 / Chapter 13
生死一线
- 233 / Chapter 14
盛情关怀
- 252 / Chapter 15
熠熠星辉
- 268 / Chapter 16
大礼已到
- 284 / Chapter 17
灿烂若他
- 299 / Chapter 18
A New Beginning



Chapter 01

少年热血



“哎，前边儿的，麻烦您让一让啊！车来啦——”

丁零零一阵脆响，宋诗意按着车铃、骑着辆破破烂烂的自行车往人群里见缝插针，不时伸长脖子吆喝两句。

有人不满地回过头来：“就你赶时间，我们不也堵着——”

话说到一半，看清骑车的人是个年轻姑娘，黑眼珠里淬满了笑，也便作罢，不吱声了。老话说得好，伸手不打笑脸人嘛。

宋诗意也不生气，笑吟吟地指了指车把手上挂着的塑料袋，里面装着热气腾腾的炸咯吱：“刚出锅呢，再捂着就该软了。我家就在前头，劳驾啊，让我过一过。”

那人往一旁挪了挪，宋诗意蓦地笑起来，轻快地骑了过去，头也不回地朝身后摆摆手：“多谢啦！”

周末的国子监大街永远在堵车。外地的游客、本地的师生，全都紧赶慢赶着来观摩这古老的学府遗址，盼着沾沾老祖宗的光。

宋诗意的家就在国子监大街里头，经过国子监大门往前走几步，老树底下、灰墙之上挂了块脱漆的牌子，红底白字，上面写着：箭厂胡同。

刚骑到胡同口，裤兜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。

宋诗意赶紧急刹车，单脚点地支着车，掏出手机一看，立马就蔫儿了。

她长叹口气，对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，盼着那头的人中途死心，可对方极有耐性，死活不挂。宋诗意到底还是接通了电话，哀哀地开口：“又是您啊，孙教？”

孙健平的声气儿可大了，隔着手机都跟打雷似的：“什么叫又是我啊？怎么，你就这么不待见我？”

“没，没，没——”

“没什么没？听听你这语气，比深闺怨妇还幽怨！”孙健平重重地哼了一声，想起正事儿来，决定不跟她一般见识，遂清了清嗓子，语气也缓和些了，“我问你，归队的事儿考虑得怎么样了？”

宋诗意一听“归队”二字就头大，低头心不在焉地戳着那塑料袋：“还在考虑……”

“还在考虑？你都考虑多久了？十天半个月了！”

“这是大事儿，还不兴人多考虑一阵？”

“考虑什么啊？我还不知道你？”孙健平是个急性子，嗓音立马又大

了起来，“拖拖拖，反正就是跟我推三阻四的。你自己说说这两年你都干了些什么？帮你妈开那小铺子，成天当个小卖部老板娘，身后头跟着几个送货司机朝你献殷勤，围着你团团转。怎么，你觉得这样的人生是你想要的？宋诗意，我当初把你弄进队里，可不是为了让你退役了当个什么小老板娘……”

孙健平一说起这事儿就生气，噼里啪啦倒豆子似的数落她。

宋诗意真是怕了他，耳膜被震得一鼓一鼓的，赶紧把手机拿远了些：“孙教，我这会儿快到家了，还在骑车呢，您不如等我回家了再接着训？”

“我不！我告诉你，今儿我还就打算把话给你一股脑说清楚了，宋诗意——”

“哎哎，下雨了！”

“下什么雨啊，唬谁呢？不准挂！”那头一声暴喝。

宋诗意哭笑不得，也不见得真怕他，只是抬手抹了把脑门上刚砸下来的雨点：“真下雨了，我唬谁也不能唬您啊！”

北京可干燥得紧，不常下雨，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下得又急又密，胡同外的游客纷纷跑动起来，嚷嚷着要找地方躲雨。

有对母子跑过宋诗意身边：“哎哟，伞也没带，这叫上哪儿躲雨去！”

那头的孙健平戛然而止。

宋诗意笑了：“这下您信了吧？哟，雨势大了，我真不能跟您说了，我妈还等着我回家呢。”

也不管孙健平又在那头急吼吼地嚷嚷些什么，宋诗意挂断电话，如释重负地重新往胡同里蹬去。

几步路，快得很。

她熟稔地左拐右拐，穿过弯弯曲曲的胡同，把车停在里头最窄的甲十七号胡同口，拎起炸咯吱就往里跑。

雨下大了，劈头盖脸地砸下来，还挺疼。

疾步踏在水泥地上，噤噤的步伐声响彻胡同。正值大中午的，家家户户都在烧菜做饭，谁家的老太太推窗往外瞧，笑了：“就知道是宋丫头回来了，瞧这风风火火的劲头也没谁了！”

宋诗意笑起来：“李奶奶，今儿吃什么呢？”往窗子里头探了探头，“哟，豆腐卤？好香！”

奈何胡同里也有雨，吧嗒落在脖子上，惊起一身鸡皮疙瘩。她赶紧缩回脖子，扬了扬手里的塑料袋，“我先回家啦！”

再往前走几步，红色木门里就是她家。

六十四平的老平房，房屋窄小，隔音差劲，除了窗明几净以外，也确实没什么优点了。

宋诗意推开虚掩的门，把鞋子一蹬，光着脚丫往厨房走，将那塑料袋递给正在炒菜的母亲：“喏，炸咯吱来了。”

钟淑仪拎了过去，百忙之中抽空回首，不轻不重地瞪她一眼：“多大的人了，还这么风风火火没个正形。打从你进了胡同口，我就听见你撒丫子乱窜的动静了。”

“这不是下雨了嘛！”宋诗意从一旁的厕所里拿出自己的毛巾，一边擦头发一边往客厅走，“二姨多久到？”

“没一会儿了，估计这会儿堵车呢，得从雍和宫一路堵过来。”

“哦。”宋诗意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觉得脚踝有点疼，一边揉一边问，“好端端怎么想起来咱家吃饭了？她可是大忙人啊，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主儿。”

“不许这么说你二姨！”钟淑仪把炸咯吱挪进盘子里，端到客厅里的小方几上，正准备数落女儿，结果见她头发也没擦，光坐在那儿揉脚，眉头还蹙得紧紧的，一愣，“怎么，脚又疼了？”

宋诗意又放开脚踝，直起身来，摇摇头：“也就是下雨天敏感了点，有点酸。”

钟淑仪心里不是滋味，又开始念叨：“全赖我，当初说什么也不该让你去那滑雪队。看看你成什么样子了？书也不念了，成了个半文盲，还年纪轻轻就弄得一身伤病。依我说，那孙健平就是个人贩子！把我好端端的女儿给拐走了，折腾得半死不活又给我倒腾回来……”

她嘀嘀咕咕，越说越气，真是恨不能把手里那一盘子炸咯吱朝孙健平砸过去，可惜他不在眼前。

宋诗意哭笑不得，赶紧转移话题：“您还做不做饭了？一会儿二姨都来了，您饭菜还没准备好呢！”

钟淑仪一听，也是，赶忙又钻进了厨房。

宋诗意揉着脚，缩在沙发上有一下没一下地看电视。

她习惯性切换到体育频道，巧了，电视里正在直播今年于日本举办的青年滑雪大众锦标赛，如今才刚进行到第一轮小组赛。

自打两年前宋诗意在比赛时受了伤，退役回来，还接受了一年半的康复训练，吃尽苦头后，钟淑仪就对滑雪深恶痛绝起来。全家人谁也不许提，一提就炸；电视上不许放，一看到就皱眉头；就连胡同里的邻里邻居提起这事，她也二话不说扭头走人。

宋诗意是知道母亲脾气的，便把电视声音关掉，在滴滴答答的雨声里看起了无声比赛。

炒一道菜的时间没多长，在钟淑仪再一次从厨房出来之前，她大概也就看了那么七八分钟。巧的是，这七八分钟的时间里，她还看到了一位中国小将。

是张新面孔。

二十岁开头的样子，身姿挺拔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初出茅庐无所畏惧的气息。镜头给到他时，他已经全副武装站在山顶的赛道前，一身红白相间的滑雪服无比醒目，在这山间白雪的衬托下，比天上那轮红日还耀眼几分。

他戴着漆黑闪亮的滑雪镜、黑色头盔，面目被遮去了一半，只能看见那张略微紧抿的唇，红艳艳的像个姑娘家，无端带着点矜持。可宋诗意一眼就判断出来，这可不是个矜持谦虚的主儿，瞧他手持雪杖不可一世地站在那的姿态，活脱脱像个……

没见过世面的大傻子。

第一次参加世界级比赛吧？虽然只是个青年锦标赛。傻小子，没点敬畏心，尚且不知人外有人、天外有天的道理。

宋诗意斜眼看着那小子，他在察觉到镜头切到他时，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一抹灿烂的笑，冲着镜头傻了吧唧地挥了挥手，一口白得发亮的牙齿整整齐齐。

啧，哪怕戴着护目镜看不清面目，也能看出个七七八八来，运动员身材，标准大长腿，轮廓立体、唇红齿白。

是日本的阳光太耀眼了吧，这家伙轮廓竟有些发光。

他双手持杖，在预备声响起后，紧紧蹬着双板，背部弓起，进入了全

面准备阶段。

双唇紧抿，浑身上下的线条都是紧绷的，充满力量。

日光正盛，照得他红装耀眼。

没想到男人穿红色也能这么好看，就是不知道滑得怎么样……

裁判一声枪响，宋诗意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，仿佛回到赛场上，回到了当初服役的时刻。而那年轻人在枪响的一瞬间，宛若利箭离弦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山下的赛道冲去。

山间白雪灼灼，那抹红是唯一的色彩。男子速降的赛道上是一道又一道红色的赛道拱门，而他像是流星一样从最高处坠落，一路滑过拱门，沿着陡峭的赛道急转而下。

屏幕上不断出现他的用时与目前成绩排名，可宋诗意眼前一花，思绪就飘远了。

她已经没法全神贯注去看比赛了。

脑子里浮现出当初比赛的场景，多少次她站在那凛冽寒风里，眼前是自脚下蜿蜒而去的白色赛道，头顶是灼灼烈日。多少次她和那年轻人一样等候着裁判的枪声，早已形成的条件反射令她足以在枪响的瞬间进入忘我的准备状态。多少次她呼吸着冰冷的空气，那刺骨的寒意进入肺里，从起初的难以忍耐到后来的宛若上瘾。

可惜不论多少次，最后都成了回不去的那些年。

思绪戛然而止在钟淑仪端着炒肝儿出来的那一瞬：“看什么节目呢，声音都没有？”

宋诗意一把抓起茶几上的遥控器，以光速把频道调换了，镇定自若地说：“刚才那频道有问题。”

她一边说，一边毫不心虚地把音量又打开了。

钟淑仪看了眼桌上的几道菜，就差没鸡鸭鱼肉全摆上了，遂满意地摘下围裙：“行了，大功告成，我去把厨房里那一摊给收拾了。”

临走前，她又想起什么，回头皱起眉头：“你怎么还穿这身啊？你二姨都要来了，快进去换件正经衣服！”

宋诗意低头看看自己的花毛衣、牛仔褲，“这怎么就不正经了？”

“换件像样的，快去！”

她翻了个白眼，知道母亲这德行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死活不愿意被妹妹比下去，也只能起身进屋换衣服。

“换上个月我陪你去买的那件红色羊绒裙！”厨房里传来遥遥呐喊。

“那个也太浮夸了吧，谁在家吃饭穿那个？”老房子就是好，不隔音，声音传得清清楚楚。

“就穿那个！”

“我——”

“你闭嘴，穿就行！”

宋诗意几下套好羊绒裙，趁钟淑仪还在厨房拾掇，又偷偷溜回客厅把电视调回了体育频道。

可那人已经滑完了。

屏幕上出现的已经是张欧洲面孔，蓝色滑雪服，又壮又厚实的，毛发还特旺盛。

欸，刚才那个呢？

他滑得怎么样啊？

她从半截儿看起，也没看到那人叫什么名字。

宋诗意盯着屏幕，心里不上不下的，那股没能纾解的情绪最终化成一股不甘心，从嘴边溢了出来。

她叹口气，关了电视，侧过头去盯着窗外狭窄逼仄的胡同和从房檐上往下淌的雨水，揉了揉腿，往后一靠。

电视是关了，恍惚中却还能听见那山顶呼啸而过的风，看见那热烈如火的一抹红。

不甘心。

始终是不甘心。

宋诗意挣扎了片刻，事实上她已经挣扎了半个多月，也没敢跟钟淑仪说。可这片刻的挣扎还是被冲动占了上风，她把心一横，拿起手机往卧室里走。

人生自古谁无死？横竖是一死，要么死在当妈的手里，要么死在孙教手里。

她把电话拨了过去，劈头盖脸地说：“行，我想通了，孙教，我 pick

你！我宋诗意死也要死在赛道上，死得轰轰烈烈，死得其所！”

电话那头没有预料之中的惊喜吼叫，相反，一向性急的孙健平沉默了好几秒钟，稳健地回答她：“行，决定了就好，下周一来队里报到。老规矩，火车票给你报，机票不给报——”

又沉默了片刻，孙健平补充了一句：“报到之前，先去看看精神科，开个体检报告来。两年没训练，疯了吗这是？臭丫头，神神道道的！”

啪的一声，电话挂断了。

多年没见，她那教练还是这么雷厉风行，求你的时候给你当孙子，事情一成：“对不起我是你爷爷。”

她趴在床上翻了个白眼，把脸埋在枕头上，又没忍住，笑成了一朵花。

嘿，我宋诗意终于还是要回来了。

答应归队的当天晚上，宋诗意又接到了孙健平的电话。

“你日本的签证还能用吧？”

“能用啊，怎么了？”

“后天跟我去趟日本。”

“等等，不是说好下周一才归队吗？”

“早归晚归都是归，先跟我去日本看看大众锦标赛吧，机票吃住都给你报，权当提前适应一下回归赛场的感觉。”

孙健平说得很动听，但以宋诗意这么多年对他的了解……

“你看上哪根好苗子了，又要去忽悠人家进队了吗？”

孙健平呸了一声：“臭丫头，怎么说话呢！什么叫忽悠？我看上谁，想招谁进国家队，那可是人家祖坟上冒青烟了——”

气得胡子都抖了抖，才发觉话题被岔开了：“一句话，去不去？”

“去。”宋诗意答得斩钉截铁。

孙健平倒是愣了愣，这磨磨叽叽半个月才同意归队的家伙，这一次居然答应得这么爽快？

那头的宋诗意倒是淡定地挂了电话，翻了个身，脑子里浮现出中午那七八分钟的比赛片段。

她是真的想念那漫天风雪和白色赛道了。

只是临睡前，有个大红色的影子冒了出来，她迷迷糊糊地想着，那傻小

子赢了吗？小组晋级了吗？要是还没被淘汰，说不定还能在现场看见他……

啧啧，现场看那大傻子春风得意的样子，有点意思。

鉴于钟淑仪女士的神经过于脆弱，宋诗意没敢把归队的打算告诉她，连日本之行都找了个挡箭牌——“我跟陆小双出去玩两天。”

陆小双跟宋诗意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两人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，一个住甲十七号，一个住甲十八号。

钟淑仪问她：“去哪儿玩啊？可别又跟着双丫头去后海喝酒！”

宋诗意含含糊糊地说：“放心吧，不去后海。这回去远一点儿的地方。”

“有多远啊？”钟淑仪翻了个白眼，“就你俩这能耐，撒丫子满北京跑，最远也就跑到六环。”

宋诗意为母亲的蔑视深感忧伤，叹口气：“差不多吧。”

是差不多，跑到北六环首都国际机场，然后……坐个飞机去日本。

也就三两天的行程，宋诗意轻装上阵，和孙健平在首都机场碰了头。

孙健平是从哈尔滨赶回来的，中国雪上项目的训练基地就设在那。师徒俩可有大半年没见面了，上一次见面还是在香港，宋诗意在那接受康复训练。

在机场大厅见了面，孙健平首先往她脚上瞧：“腿怎么样了？”

“挺好。”

“蹬两下给我瞧瞧。”

宋诗意嘴角一扯，踢了踢腿，表示身子骨恢复得不错。

“再跳两下。”

这回她有点犹豫，但还是依言往上蹦了蹦。

孙健平点头，继续吩咐：“再翻俩跟头看看。”

“大庭广众之下，您这是把我当猴耍呢？”宋诗意终于回过神来。

孙健平这才悠悠一笑：“爱徒心切，忘了场合。”

呸，当她是傻子吗？这教练为师不尊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可她挤对的话都到嘴边了，到底还是化作一抹克制不住的笑意，水波似的漾开了。

他带她五年，师徒一场，感情早就胜似父女。

宋诗意咧着嘴凑过去：“这半年您过得还好吧？听说队里人才辈出，

瞧瞧您，一脸春风得意啊！”

溜须拍马也没用，孙健平瞥她一眼：“春风得意？有只白眼狼翅膀硬了，撒丫子一跑就不回来了，我还春风得意？我没心肌梗死，你就谢天谢地吧。”

从北京飞日本也不过三个半小时，两人唇枪舌剑了一路。

宋诗意原以为此行就他们师徒二人，倒是没想到东京机场还有熟人接应。

孙健平熟练地拍拍那人肩膀，冲她说：“这位是省队的田教练，就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吧？”

田鹏面色黝黑，一笑就露出口大白牙，比起孙健平来憨厚不少：“好久不见，世界亚军。”

这称呼叫宋诗意一个脑袋两个大，慌忙摆手：“您可别逗我了，田教练。都哪辈子的事儿了？”

田鹏是黑龙江省高山滑雪队的教练，这些年也为国家队输送了不少人才。宋诗意算是个特例，并非循规蹈矩从省队上去的，但对田鹏也很熟悉，毕竟各大赛事上都能碰面，再加上他和孙健平交情也不错。

三人仓促地在机场吃了顿饭，打车直奔长野县的比赛中心。一路听得个七七八八，宋诗意反应过来了，孙健平看上的好苗子就是田鹏的徒弟，省队的新人。

孙健平说：“之前你们省队集训的时候，我也在长白山，一群人就看见那小子了。身体素质好，可塑性强，最要紧的是有冲劲。后来陆陆续续关注了他的几场比赛，确实是个好苗子。”

田鹏素来谦虚，说起这个徒弟倒也眼里有光：“我在省队执教十来年了，程亦川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可塑之才。虽说进队时间不长，但比师兄师姐都要强上不少。他来的第二个月，我就知道这家伙留不长，迟早得被你挖过去。”

“怎么能叫挖呢？这是伯乐相中千里马。”孙健平大言不惭。

“拉倒吧你，伯乐是我，你顶多是个倒腾二手货的！”

宋诗意扑哧一声笑出来，被逗乐了。

在她的五年运动员生涯中，能被孙健平视为千里马的，只有俩——男子高山滑雪前世界冠军丁俊亚，另一个就是她这不成器的徒弟，中途受伤，退役两年，如今卷土重来。

因此，她倒是对这个叫程亦川的年轻人好奇起来，备受省队和国家队

两位教练青睐，也不知实力如何。

还未见面，好胜心就先被激起。

这次的高山滑雪大众锦标赛，是在日本长野县的白马八方尾根滑雪场举行的。宋诗意四年来过这里，参加的是那一年的锦标赛。

故地重游，又是以观赛者的身份，心境大不相同。

高山滑雪分八个项目，宋诗意主攻女子速降。所谓速降，就是在覆雪的高山上进行竞速比赛。比赛线路长达两千米，男子比赛高度在八百米以上，女子为五百到八百米。赛道上每隔一段距离设有旗门，选手全程都要穿过旗门，最终抵达终点。

巍峨高山，白雪皑皑，劲风扑面，寒意刺骨。

宋诗意和孙健平站在离终点不远处的人群里，仰望着八百米上方的始发点，那里的人像是一颗小黑点，一声枪响后便急速往下速降。

田鹏就在终点处，这回他带了两个徒弟来，两个都进了今天的决赛。

其中一个叫杨东，排在第四个出场，成绩差强人意，虽说在前四人里排第二，但在宋诗意看来这四人成绩都不咋样，好戏估计还在后面。

而被再三提及的“好苗子”程亦川则排在倒数第二位出场，宋诗意等了半天才等到他，在此之前已经有十位选手进行过比赛了。

等待程亦川的同时，她还下意识寻找着那个红衣傻白甜。电视上的惊鸿一瞥，还真叫人惦记。当时看比赛时可没想过两日后的自己会出现在现场，若是他也进了决赛，真能亲眼见到他狂妄又倨傲的样子，也还挺有趣。

可惜十个人都冲过终点了，她始终没见到那家伙。

第十一位是程亦川，第十二位听说是个加拿大选手。宋诗意隐隐有些失望，明白那人多半已经在小组赛被淘汰，今日是无缘相见了。

不同于她的百无聊赖，轮到程亦川时，别说田鹏了，就连身边的孙健平都没忍住挺直了腰板，呼吸急促起来。

宋诗意斜眼笑了：“您的千里马要登场了。”

一边说着，她一边抬头去看终点旁立起的大屏幕。两千米的赛道，终点处压根看不清人，也看不见曲曲折折的速降过程，于是无人机直播的画面被大屏幕呈现给现场的观众。

那个叫程亦川的人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终于出现在起点处，也登上了大屏幕。

只一眼，宋诗意就怔住了。

八百米上，一片耀眼的雪白之中，年轻男生全副武装站在始发点前。一身红白相间的滑雪服，纯黑色头盔，滑雪镜在阳光下反射出夺目的光。装备遮去他大部分的容貌，只露出两瓣润泽的唇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它们显得过于秀气，艳艳似早春三月的桃花。

察觉到镜头落在他的身上，他习惯性地扬起嘴角，露出一抹灿烂的笑来。

两排整整齐齐的小白牙，亮晶晶，白森森。

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模样，轻狂倨傲，半点不懂何为谦虚。

预备——

他站在双板上，肩、胯展开，雪杖在手，全身形成一道紧绷的弧线。

枪声响起的一瞬间，宋诗意看见了一头大红色的雪豹，以优雅的姿态、惊人的爆发力，携着风、卷起雪，朝山下俯冲而来。

那是一种狂猛的力量，难以言喻的速度。

程亦川的动作极为标准，纵是练习速降多年的前世界亚军宋诗意，也挑不出半点毛病来。哪怕这两年疏于训练，她依然私底下偷偷观看了不少国际赛事，眼前这一场不过是大众锦标赛，没有名家，亦无大将，可她就是被程亦川震慑住了。

大屏幕上在读秒，但她无暇去看那飞速跳动的数字，只是目不转睛盯着赛道上的人。

她有预感，有直觉，也有属于滑雪运动员的敏锐判断力，她知道这人的速度不会慢，甚至比先他出场的那十个都要快。

这个速度当然比不上世界大赛，可令人吃惊的是，这不过是个年轻且无名的小将，据田鹏说他加入省队不过一年时间？！

一分三十八秒九三，程亦川抵达终点，以一个漂亮的回转姿势停在雪地上。

候在那里的田鹏和已经比赛完的杨东猛地扑了上去，在观众热烈的欢呼声里抱住了程亦川。

年轻的男生被教练和师兄搂得喘不过气来，一边挣脱，一边死命喊：